三魚堂日記

三魚堂日記卷五

吳江後學柳樹芳湄生校刊

戊午中

七月初四輙對困知記見整菴論薛文清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云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若云一有一無則非理氣無縫隙之論矣此一條說得最好與整菴别處論理氣不同余前疑文清之言未融得此豁然

初五偶讀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亦身輕竊思農工商賈是其本業不可謂之俗物有身列士林而心競錐刀言之

津津有味者其眞俗物也歟

初八看報見太常卿朱裴請行舉議之法欲會九卿科道於天安門外將所共見共聞眞是眞非者舉劾數人歲行一次此與田六善請差巡方皆是爲督撫之權太重而言雖非本論然救時之法似亦不得不行其一 次日又見朱一疏論祀典請復孔子王號請將 本朝文臣及始制清字之臣從祀文廟殊可笑

譚学上述姚大司寇之在部遇大獄意與滿人不合姚只默不言滿人問之則曰公等所論甚善但人命至重不可輕易宜再斟酌仍未出議論滿人固問然後徐發己之所見所以滿人多服之此可爲處異己之法

十一孫愷士自高麗歸來候問其路言自遼陽至鳳皇城是高麗舊界今則以鴨綠江爲界過鴨綠江南行二十四日至其國都約來當與淮陽相對矣葢高麗之國跨在海外處中國之東三面距海惟北則與遼陽相接其國最南之境離日本海面不過二三百里此行也 皇上命使臣訪求其國書籍得詩文集二十餘部以歸其國學者五經四書皆遵大全永樂時所頒賜亦有溫公通鑑孫監生係明登萊巡撫孫元化之孫能於耿額駙耿進其詩於上遂 命與使臣同往亦奇遇也

十四邵靜山來言 朝廷喜察邇言余謂邇言不過是淺近之言原非左右近習暱昧之言之謂人主聽言自當於

光明正大中撥其可否不然則讒說殄行即借我之察以進矣

十五與靜山借容城孫奇逢字鍾元理學宗傳一書其書混朱陸陽明而一之蓋未知考正晚年定論也但慈湖龍溪近溪海門則列在末卷補遺之中蓋亦知其非矣　靜山言張聆臣敎門人直言其失曰我有過切磋在子子有過是我職任也與熊敬修最厚然常直言其差處　皇上命賦詩對以不能詩命寫字對以不習字勸　皇上留心大學問見門人算命必非之曰子欲預知未來之富貴貧賤何用

廿二見理學宗傳章本淸心性說曰心學傳自虞廷雖曰觀諸孩提之愛敬則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乞人不受嘑蹴雖梏亾之後本心猶有未盡泯者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於未喪之前或指點於既喪之後無非欲人自識其眞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爲孩提也曾有漸長不爲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嘑蹴曾有永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譬之穀種不種不生譬之眞金不淘不淨近之論心學者如何競指衆人見在之心即與聖人同也其說甚正然觀其意卻似以心爲主而以理從之不是以理爲主而以心從之又見錢緒山論師門虛寂之旨

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爲寂以通感大易之謂也自聖學衰而微言絕學者執於典要泥於思爲變動感通之旨遂亾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即吾儒之精髓用之以主持世教爲吾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虛寂又從而避忌之不知此原是吾儒家常茶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此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可謂巧矣又論無善無惡曰目無色故能盡天下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直是放言無忌愚思王氏諸高弟語言流傳者宜倣陽明要書例摘而辨之庶使後世勿再惑也

廿六閲性理朱子論讀書法云書只貴讀纔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不曉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某舊若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又曰讀書之法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愚閲此不覺爽然向來正病在思之功多而讀之功少所以學問不能長進何可不自勵　象山云六經皆我注腳率天下之人而勵六經者必此言也夫此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　學者不知正學而輕於信人如理學宗傳所載賀克恭之於白沙南元善徐珊等之於陽明此正朱子所謂篤志而不好學則所信非其正

者南元善字大吉渭南人陽明座師聞講學遂列弟子列徐珊師陽明舉鄉試癸未南宮以心學爲問陰以闢陽明珊讀策問歎曰吾烏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對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克恭刻白沙像懸於室中

八月初二講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覺此章易爲良知家所借蓋鑿與不鑿其辨在毫釐之間非居敬窮理未易明白　閱念臺學言見其以靜亦靜動亦靜講周子主靜二字據朱子太極圖解則主靜二字全不是此意此乃是程子定性書之意似不當牽而一之　左襄南以黃太沖文五篇借閱內有沈清溪墓誌言心性之辨亦明大約自羅整菴痛言象山陽明之後如高景逸劉念臺皆不敢復指

心爲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爲氣而性爲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卽心云爾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罩夫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高劉則視理在心內高則以靜坐爲主劉則以愼獨爲主而謂無動無靜高則似周子主靜之說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說及朱子中和初說而皆失其眞

初七江右同年賀世封來會自言出門時對其子曰汝勿望我爲官攜金歸與汝但勿以贓累汝足矣其言斬截鐵君子也在京吏科李宗孔延之訓子子頗不率敎郎辭之亦人所難

初八看念臺學言見其論升沈得失之際不能徹底澄清一日乘間又竊發因思克伐怨欲不行不但是不行到外面叫不得忘就使連念頭都禁住了而其根尚潛伏如程子之見獵畢竟有時而發亦叫不得仁陽明病瘧之喻正是此意中庸所謂無所偏倚是無纖毫病根潛伏也既又思之朱子言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若與此不同何故曰朱子所言是就無病之人說無病之人只怕得發時走作若有病根潛伏則當其未發便叫不得無偏倚

初九方太翁來會言滎陽署中北望太行甚近及至滎澤

渡河太行尙離河濵甚遠嵩山在滎陽西南古之滎陽郡甚大今之滎陽縣乃古滎陽之一隅也　嵩來將學部通辯刻成此舉最爲有益曾月川集滎陽畧已有

十四閲張江陵集見其與莊簡公論禪葢此公亦漸染於此與他人論禪者不一略不知其爲異端也　江陵答大同巡撫賈春宇云俺答旣死彼中無主爭王爭印必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沈幾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爲親已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强爲主持致滋仇怨也此純是戰國機械以程朱處此當如何曰程朱亦不强爲主持但其來控則以至

誠告之曰朝廷無成心但爾衆共推服能效順者當立之

江陵請開經筵疏有聖功已密而益密聖德日新而又新之語因思大學曰又日新孟子曰又從而振德之此兩又字最有味凡爲學敎人俱不可不知此又字　江陵於萬歷三年請飭學政疏內一款云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談又一款云國家明經取士說書者以宋儒傳注爲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爲尚今後務將頒降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當代誥律典制等書課令生員誦習講解俾

其通曉古今適於世用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勿錄試題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文義以傷雅道然立法雖然而江政亦不免於羅豈非所令反所好乎

廿一看復卦咸卦見朱子於復卦象注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於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復之安靜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以養之咸之宜靜是言當動之際宜靜以審之皆是周子主靜中意而周子之主靜則又不止於止也

廿三閱咸有一德蔡注恍然有悟予向疑一貫之旨孔門自曾子而外不輕以示人而伊尹輒以告太甲曰善無常

主協于克一得無疑其嚴等無序乎細玩無自廣以狹人之注然後知其用功之要全在乎此而所謂協于克一者乃是教以立志必期至乎此而非其下手工夫也蔡注體會及此可謂精矣夫子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亦是此意而必繼之曰凡事豫則立又繼之以擇善固執皆是下手工夫　看王元美望太湖詩云青天不道向外生白日如從此間沒此二句雖是形容太湖之寥廓然亦可見人之見識易局於一隅若不從太湖之外看而只就太湖中看則幾疑天日只在太湖邊上矣

廿六到欽天監會邵武峰談歷邵言西法不能出古法之

範圍而多改頭換面以自異如歲差消長之法西法不能異於古也而將宮次移易則便若大異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以有歲差譬之湍水然在內者勢猴而轉急在外者勢寬而轉稍緩此古法也而西法則分爲幾重天遂若大異惟以地爲圓體此爲獨得而弧矢算法亦勝於郭守敬愚因問天文家之言曰冬至日在箕斗之黃道此道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夏至日在井鬼之黃道此道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是日之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道之勢然也然以歲差推之假使千萬年後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冬至之日亦當出寅入戌歟武峰曰不然若使

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井鬼之黃道亦改而南矣蓋所謂日躔在井鬼者非必定與井鬼之宿同在一處也但與之相當耳或南或北固隨時不同也故夏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寅入戌冬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辰入申余為之恍然因思向見傳仁均荅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知黃道如何樣變今乃悟所謂變者乃南北之異耳但仁均說得不明白不如武峰之言虆然又思西法謂列宿與天各有運行以此致歲差其說亦不然看來依西法則列宿移而黃道不移依古法則黃道移而列宿不移不知是否當再那

之　武峰出小渾天球來看下作一方架子便是地平以天球置其上天球之上有一銅圈是子午圈子午圈之旁有一半圈附在子午圈上游移不定從半圈上看便知某星出地幾度某星出地幾度是謂高弧余因問渾天儀之制曰古人只作一器郭守敬以其不便推測分爲幾件今西洋人則又分爲六件　余問天文書孰妙對曰有周雲淵所著文選最好其要者已載於黃玉耳鼎所編管窺輯要亦名天文大成此書亦好但雜耳又言楊光先於歷法甚疏不足以服西人又言監中占驗用觀象玩占

廿七義山以靳總河疏略來示見其第一疏要疏雲梯關

海口南岸自白洋河至雲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北岸自清河堰至雲梯關約長三百里又自雲梯關至海口八十里皆要取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隄其先後次序覺與潘季馴築決東水以水攻沙之法不合未知何故義山亦言治河當從歸仁隄高堰始使淮流不旁洩而清口之力足以刷沙則雲梯關海口不待濬而自通此亦是一說譚祖禹來會余問前借寓鈔淮揚水利圖是何人筆譚云邵伯人史名繼尹者與其塾師姓黃者最留心此事圖從其家出又言今河工第一大病是部例新築隄防三年不壞然後准開銷錢糧自定此例後每當水勢洶湧時慮新隄

之潰陰決舊隄以洩水勢由是言隄方成六隄復潰禍無窮矣又云防河如防邊古九河故道在今滄景間者兩旁皆有高隄可見大禹當時亦必用隄防今書生之論謂當聽河使復東北故道如此則當重立隄防其費無限此豈可易言哉余問依潘季馴以水刷沙之法則治河當從歸仁高堰起今靳總河乃先挑濬海口何也對曰此則今昔不同勢以水刷沙之法止可以治活沙今則海口淤塞已久上有板沙則歸仁高堰海口之工不能不並興張簣山與熊青嶽書言高郵有名旨象者有河圖及歸仁隄說又有姓迮名民表者爲之梓

廿八看左傳疏孔穎達序謂賈逵服虔之徒雜取公羊穀

梁以釋左氏方鑿圓枘杜元凱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以膠投漆愚因思今日講程朱之學而雜取象山陽明之說是猶賈服之訓左傳也　又杜序疏云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旣自有詳略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惟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二條以外皆無義例公羊穀梁之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

儒溺於三傳橫爲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又曰春秋有日無月者十有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此皆說得最是　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孔疏謂諸侯無內外史然劉炫引康誥太史友內史友似諸侯有內史矣則曰偏舉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又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似有內史矣則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當是小史南史外史非官名也又左史右史亦非史官之名也皆能自伸其說

藝文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二文不同孔疏以陰陽動靜之理推之而

主玉藻　又云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杜序云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據孔疏此是魯春秋之舊凡例　又疏云春秋之文詳略不等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蟲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此亦去了許多葛藤

廿九　閱杜序發傳之體有三疏云是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三者所云發凡正例者傳稱凡者五十先儒多云邱明以意作傳無新舊之例惟杜則云發凡言例是周

公垂法史書舊章所云新意變例者經文顯者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傳闡使明著有自發大義者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皆是新意所云歸趣非例者經無義例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趨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此三者括盡春秋之大綱又杜序爲例之情有五疏云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先儒發例如此者甚多朱子於戒慎恐懼中提出慎獨即此意也　杜氏駁去素王素臣黜周王魯之說最有功於春秋

三十閏杜注弔生不及哀疏中詳言其既葬除喪之意此

杜注之最差處　孔疏論鄭伯克段只議其失教而以處心積慮之說爲非最是覺伯恭博議不免過當　隱三年日食條下引襄廿二年九月十月皆日食廿四年七月八月皆日食注疏皆不能言其故此誠不可解

九月初一看注疏曲沃即聞喜也而今則曲沃聞喜爲二縣矣翼即絳也而今則翼城絳州爲一州一縣矣又按疏唐叔始封在太原晉陽縣則今之太原府也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則今之絳州其後又遷新田則今之絳縣皆在平陽府蓋益遷而西南去始封之都遠甚

初三閱左傳文元年閏三月襄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申

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哀十三年十二月螽知春秋時閏法差錯最多所以杜預作長歷並就春秋日月考其節候最爲有見孔疏論之亦最詳後世乃欲以春秋驗歷法或欲以歷法證春秋皆見笑於杜氏者矣　孔疏論董狐書法不隱仲尼稱爲良史而春秋魯君見弒左氏以爲諱國惡禮也見仁非一涂此論亦最是　僖元年諱國惡下孔疏說得此意尤精　與學生講登東山節問曰孔子既如是不可及何以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余曰且未說及此講至末節曰孔子豈不可及哉但學之當有序

初四閱孔疏論桓不書王穀梁以爲桓無王故不書王杜

氏以爲王不班歷故不書王劉炫以爲闕文三說未敢定爲孰是但劉據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傳稱司歷過也杜氏釋例皆指爲魯司歷似歷非王朝所頒且子朝之亂王位且未定何能頒歷而亦書王駁得甚是孔氏則又以爲歷或諸侯所爲亦遂稟天子正朔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卿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辨得亦最好然桓三年日食孔疏論所以食之故未甚明晳通考交食之法自隋以前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爲日行黃道月行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

黃道謂之交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則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孔氏去隋尚近看來猶未通此法其云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南此恐亦未確　昭七年疏云每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可見孔氏尚未知張胄元之法　有年大有年之書先儒云桓宣不宜有而有杜孔皆不主此說頗覺平正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此是以夏時言觀桓四年春公狩于郎經傳可見杜注亦云田狩從夏時　桓五年州公如曹疏引鄭

元六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蓋指州公虞公也此一段大抵欲調停王制周禮之異同也然伺說得未明白因其言推之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初封之制也五百里至百里者黜陟之制也公侯之地百里有功則可加至五百四百里伯七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三百里子男五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二百一百里若州虞之屬未嘗加者則仍其始封之地而已

初五赴少詹王澤宏酌尤展成宋既庭在坐宋言北闈諸同考惟徐灝至公無私雖張少宰子出其房然實暗中摸索

初六閱孔疏論啟蟄而郊明堂位言周之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爲常又鄭玄注書多用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圜丘者祭天皇上帝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者祭五德之帝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

帝曰汁光紀魯無冬至之祭惟祭靈威仰耳惟鄭玄立此爲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言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其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六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啟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觀此可見注一書必知此書之來歷　從譚左豫處借魏氷叔禧名集集內多闕其文則確成一家言直可與歐蘇相上下其學見於與諸子世傑論文書自言不曉星緯九州形勢聲律飛走潛植之性不能備狀物審若不爾則

吾文當更磅礴也吾好窮古今治亂得失長短議論自謂蘇氏後恐無其偶又延陵書院記云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攻也至雒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雒蜀之爭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陸之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攻矣爲學者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於聖賢之道而已又蔡忠襄名懋德山西巡撫傳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爲三百年一人洒北宋以來儒者之恥於此三文可窺其學

初七查一統志雲夢澤在德安之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

在荆門州北連德安府雲夢界考此二處去江尚遠不知何以古云跨江南北　查德安亦古江夏地故注云在江夏安陸枝江華容以地勢言之則雲夢又在洞庭之西

查汴河故道自滎陽縣合京索須鄭四水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注泗州下入於淮界因河決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入黃河矣　魏冰叔文有云二帝三王之言天也傳注百家歷象也說得甚好又云靑城之難作於徽欽而伏於熙甯之全盛煤山之變不在甲申而在萬歷承平之日所謂病未深而脈先敗焉者也亦深中又自謂鹵莽於經學而好論史觀其書易諸序信然又曰論古人者必吾之說

立於此使天下聰明才辨好學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說而無以爲口實如漢武帝欲通身毒國非借道昆明則必不可通也姜伯約守劍門而鄧艾倘得從陰平縋度非論古之極致又曰書易詩禮春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於是而蘇軾氏乃以氣特聞論氣最好覺子瞻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將公其之氣私爲獨得不免欺人矣又云善學者必日進而不已然諸有所極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無進境而有變境也天之雨非有進於晴也今日晴而明日雨則人樂其日新而不窮魏自

論文然亦可以悟學

初八閱左傳鄧曼論楚子一段有感於持盈之道向讀所謂余心蕩余未知如何謂之蕩杜注謂蕩動散也動散二字與主一無適正相反臨事而思慮散亂不能專一是之謂蕩非必荒淫放佚然後爲蕩也然以爲盈而蕩者則又何故夫思慮散亂之人必隱然有一段自滿之意若以目前之事爲不難而旁思橫想浸淫至於不可收拾非特精神耗散而喪身則謀爲顛倒而僨事然則鄧曼何不於王前一言提醒使之收拾其心以幹大事而惟退而竊歎也曰鄧曼亦必言之而史不及詳然亦知雖言之而非一時所

能收拾甚矣盈之爲害也蓋楚子之心蕩亦猶莫敖之舉趾高也然莫敖之病猝可以感發之楚子之病深非一時箴儆所能愈惜乎鄧曼不能見之於早至於此而後知也　莊二十五年日食孔疏云古之歷書亡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爲歷者皆以爲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日一食觀此條益知孔疏猶未逮張胄元交食之法　莊二十六年晉士蔿爲大司空孔疏云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爲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爲司

空使修士蒍之法是其與事同也觀此知當時官制變革
名同實異亦猶今日之布按非復明之布按也　成二年
晉司馬司空皆受一命之服疏云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
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皆爲大
夫之官　義山來言杭州應撝謙係高士有學問尤精於
易朱錫鬯　朝廷屢問及於薦舉諸人中最爲赫然
初九閱孔疏以筮短龜長爲卜人假託之詞而非正理最
是又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爲香
故專以惡氣爲臭說臭字亦最明
初十閱僖九年甲子晉侯詭諸卒孔疏云春秋之世史失

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計諸侯之薨當其以薨之日月告於鄰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子告故書之是原赴不以日被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惟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按此外如晉惠公卒於僖二十三年九月而經書於二十四年之冬孔疏皆云是因赴告而然顧寧

十九

人乃據僖五年殺太子申生九年弒卓子十年殺丕鄭十五年戰韓原經傳日月錯互謂是晉用夏正恐不其然雖有竹書紀年之證然竹書恐是僞作　味韓簡對晉惠之言見筮龜能知吉凶不能變吉凶味內史叔興論宋襄之言知災異由陰陽而見不由陰陽而生皆卓然明理之言叔興之言服虔劉炫所解勝於杜氏杜氏將陰陽吉凶各作一項說而以洪範之咎徵及傳所云亂則妖災生皆歸之神道設教而非實辭恐涉於王介甫天變不足畏之說孔疏兩載其義而不敢斷蓋亦知杜氏此說有病也

十一閱左傳子玉不肯以瓊弁玉纓祀河子產不肯以斝

竝譏火事相類而不同者子產是烈以鬼神而廢人事子玉是不知借鬼神以安人心孔疏說得甚明　左傳襄王出居於氾杜註云是南氾在襄城縣南　秦軍氾南杜云是東氾在滎陽中牟縣南　皆屬鄭地皆音凡然今鄭州氾水縣土人又讀作巳不知何故查正韻氾音凡在覃韻氾音巳在紙韻二字不同　據襄廿六年疏在中牟襄城者是地名在成皋者是水名　成四年晉伐鄭取氾祭孔疏云杜注中牟縣有東氾襄城縣有西氾知此氾祭非彼二氾而以成皋縣東有氾水者以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氾水也字書水旁巳爲氾水旁巳爲氾相亂也　又衞懿公與狄

戰滎澤杜注云在河北而一統志卽指爲鄭州之滎澤縣
則在河南矣
十二閱左傳甯武子不肯祀相僖三十一年而子產勸晉祀鯀昭七孔疏亦未甚明　僖三十年曾饗周公閱有白黑形鹽注云白熬稻黑熬黍疏云穀之白黑惟稻黍爲然予猶憶乙卯年李子正云北方之細米卽稷高粱卽黍也又有一種叫黃米者似細米而稍大以孔疏之言證之誠然但以律管累黍之義考之則高粱恐未必是圓當再考　文二年孔疏云鄭玄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同

之孔之尊杜最至　甯嬴論剛克柔克俱在修己上說與書解不同而自不相背　晉大夫與賢於士會父子而范氏不能如韓魏之盛考杜注士會係士蔿之孫宜其後之不昌矣然猶有數世之久則士會父子挽回造化之力也是猶宣德宏治之繼永樂歟　與學生講由堯舜章末二句覺與上孟好辯章吾為此懼一句相合此不是誇張語乃是憂深慮遠之語當時守先待後一段臨深履薄光景直從堯舜之兢業發來

十三閔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孔疏云必於月朔為此告朔聽朔之禮者人君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而又恐移聽於

左右故因月朔會羣吏而聽大政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玩此一段可以識政體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疏云比之隱者謂之興興之顯者謂之比說比興甚好　孔疏疑鄭臨之種類太奇又疑其處者爲劉氏一句似漢儒之附會疑得亦是

論語執圭之圭向疑是國之命圭今觀文十二年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疏引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然則玉必還其來使而云致諸執事者禮終雖還初聘之時其意欲致與主國玩此則非命圭矣　陸翼王以孫

北海禹貢山水考來送其中考核亦多可據但每將他人之說與己意夾持間架不淸

十四閔左傳文公四不視朔夫不視止於四則視朔之時多矣不知告朔之禮自何年始永廢並不見經傳而論語注云魯文始不視朔蓋其端自此開也　杜注高陽高辛才子並云是其苗裔孔疏云大戴禮司馬遷皆言顓頊帝嚳代別一人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典籍散亾無以取信要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據此則代別一人之說難信大戴禮云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謂帝嚳帝嚳產放勳是謂帝堯

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謂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勾芒勾芒產蟜牛蟜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謂帝舜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謂禹所云產者亦不必是父子相接或如杜氏所云苗裔耳司馬誤認以爲父產子

十五會朱錫鬯出雜文數首示余典雅不浮言收拾春秋唐宋諸儒傳注凡二十餘種將鼓舞龔蘅司刻之又言顧甯人又成一部韻書刻於淮安將竣又出錢牧齋家藏書目觀之云從江甯千頃齋主人黃虞稷處借得又云監板經史亦多差誤顧甯人有考訂數紙

十六候大年以汪君文所刻鈍翁類稿借閱其書尚多先借十四卷至三十一卷其文規模韓歐自負甚不淺然不脫文人習氣經解亦甚淺惟十六十七卷解三禮者最精確蓋其所得力也其二十一卷內有答從弟書云僕宦遊十五年矣其有經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內行醇備者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名熙乙未進士鄢陵人此四君子者皆與僕爲友可見其志趣其二十二卷有送姚六康任石埭序附會釋老則不講學之故

十七閱鈍翁類稿有云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恆

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爲之其時爲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爲食力蠶以爲衣俯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无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俛無以畜其妻子飢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當不得志其能遯世長往浩然於寂寞無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難也讀此一段不覺爲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許魯齋治生爲急一語又與歸元恭書曰昨讀所刻太僕集中閒頗多牴牾如閤字考宋志三公黃閤北齊書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設內屏皆作閤字此杜詩黃閤老三字所自出也竊謂凡唐宋稱閤老閤下者其字俱從

合不從各前明則不然宮禁有東閣有文華閣學士入閣辦事者有內閣閣老閣下之稱與前代不同雖從稱閣可也按若文說甚是若元恭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又傷寒書序云雜病而誤猶可補救獨傷寒一證既有陰陽表裏之異於其中又有三陰三陽半表半裏虛實傳變留匿隱伏難測之微證若繭絲法同射覆投之稍乖死生判焉非若雜病之可以或誤者也予謂若文此條又爲慨然豈獨醫有難測之微哉治天下亦有之　若文於儷偶之言獨推崧陵吳漢槎陽羨陳其年以爲儼然陳梁之餘韻而徐庾之後勁　若文推重歸太僕至矣作歸詩考異又作震

川年譜其意中自以爲接震川一派殆亦近之又與計甫草論道書曰宗門之教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子之教與禪爲一則辟諸傾乳入酒終於酒乳俱敗此條似是而非如此言卻似宗門原有妙處但不可與吾儒合則亦何怪天下之從之哉　昔之佞佛者多合三教今之佞佛者又多分三教

十八張老師設酌黃伯和謝贈在同席張老師晉吾文集中道經解是有爲而發不可爲訓又言其倣又言明史宜及今成尚有文獻可徵初奉　旨開局也滿人必欲先將實錄翻譯呈看酌定所以遲中變至今又言黃太沖欲存

錄亦有過嚴處夏彝仲則有過寬處又言諸大小臣啟奏惟魏環老應對詳明餘鮮有及者

十九閱孫北海河紀見昔之論河源者紛紛不一合而言之有三大約言出于闐葱嶺者其下源也言出崑崙者其中源也言出西番朵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俗傳爲星宿海者其上源也自星宿海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復繞崑崙山之北（葱嶺想又在崑崙之北）至積石經河州始入中國張騫見其下源而不見其中源崑崙之說見其中源而不見其上源至元學士蒲察篤始窮歷而得之自星宿至崑崙三

千餘里自崑崙至積石又三千餘里自積石至龍門又二千餘里而或以爲二萬一千三百餘里者誤也　予向見言黃河者皆云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里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諸書又云正統十三年決張秋疑是兩處決）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然嘗問從中州來者則今汴城仍在河之南甚疑之今觀河紀載宏治時巡撫徐恪疏云宏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而汴南之新河又淤乃知所謂汴城在河北者只是正統以後宏治

以前之事　又按河紀國初糧船自儀眞抵淮安謂之裏
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
疏開清江浦由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啟閉其後
恐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
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此段說天妃緣由最明在萬歷三年條下
然亦未詳新河創自何人　潘季馴楊一魁二人相接爲
總河一主築隄束水一主分黃導淮此議論之最不同者
河紀中盡言其有功未嘗剖析孰非孰是　季馴云人欲
棄舊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分支以殺勢而
臣謂濁流必不可分然觀萬歷廿五年總河劉東星疏云

河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趙家圈石將軍廟西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萬歷七年總河潘季馴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不果則是潘公四治河束水之策雖行而故道之策未全用也按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只佐朱公衡開新河非其本意第二次治河在隆慶末開所謂故道垂成而廢第三次治河在萬歷六年功成高堰而故道仍不果行第四次治河在萬歷十六年惟見嚴閘禁築遙隄諸議不見別作爲但其始終不主開泇之議只就河言河是即復故

道之意也　河紀嘉靖十二年劉天和之治河亦似有見
蓋謂運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故棄魚臺穀亭之淤河不治
聽河向趙皮寨南行而專濬漕河此在朱潘楊李之前自
成一策　嘉靖初尚書胡世寧論河勢南分二道東南一
道東分新舊五道説得最詳然只是嘉靖初年黃河之勢
不應剿其姓名年月混入禹貢注　最可惜者萬歷初徐
尚寶貞明潞水客談一書講求西北水利神宗用之業有
成緒而爲近侍戚畹所沮懷宗至神此書不近臣銳意行
之而又以寇亂而止
二十會黃兪邰以徵刻祕本書目見贈又言黃勉齋陳北

溪集俱有又言向時南國子監書板甚多今惟廿一史完全餘皆不可稽考但雜貯於舊府學而已舊府學今改作兩縣學國子監則改作府學又云儀禮通解鄭樵通志皆南監板也今不可問矣儀禮圖有北監板係呂涇野刻

苕文集中有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云嘗恨文章之道爲錢所敗壞者其患不減於弇州大函輩而有一吳氏不量氣力以與之爭而又不得其要領未知吳氏是何人

偶思近日如魏冰叔汪苕文顧寧人可謂卓然矣而皆不免傲僻之病以其原不從程朱入也呂東莊從程朱入矣而亦不免此者則消融未盡也 翼王言顧寧人係徐公肅之母舅顧宏善乃其嫡姪鼎草

初嘗道書於湖槲在金剛經後使一僧撫之以往其僕知之以金與僧買而藏之後其僕轉鬻葉方恆葉重託之曾人有所冀於此僕曰金剛經上何物也乃欲詐我乎宣人懼遂與徐封翁謀夜使力士入其家殺之取其所有并其所託亦盡焉葉訟於官下獄幾死賴錢牧齋救之得免遂不復仕崑山游歷燕齊秦晉之間與博聞之士相往來如傅山李因篤其好友也其學問日以淵博然性不諧俗者述尚多有十三陵志　又云容城孫奇逢鼎革初亦幾蹈不測孫北海救之得免遂與北海友然兩人學術則不同

廿二左傳杜注宣十七年有崇友于之好一語乃知歇後習氣自晉人已有　成二年孔疏大路二字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鄭子蟜叔孫穆子受之於王皆稱大是也金路是諸侯車之尊者亦稱大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玉路天子車之尊者亦稱大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是也又辨

內朝外朝凡入君內朝二外朝一內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皐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如此之類不看注疏如何得明　夫子論治必先富之然韓獻子曰國饒則民驕佚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材蓋聖人原重本富不重末富　欒武子善鈞從衆一言與子犯師直爲壯之說同稱妙絕逢滑論翩翩楚子囊言君命以其亦是這箇派頭

廿三孔疏許今潁州許昌是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改曰許昌盡公遷葉悼公遷夸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

男斯遷容城定四年無傳無注疏不知在何處 按一統志許昌即開封府許州葉即南陽府裕州葉縣城父在汝州白羽即鄧州內鄉縣皆是楚地蓋許自葉而夷而析雖名爲國其實是楚之縣矣戰國之滕若欲遷時亦是如此想太王之遷亦必奉命於殷亦是此局面 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疏云惟言留一偏不見原將車數不知去時幾乘車去也邱明爲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澀或誤玩此可見文無起伏照應便屬蹇澀 讀季文子對韓穿之言至信以行義一句因思當時最重在信然所謂信只是克踐其言世儘有言之克踐而心實虛浮者所以聖人

言信必緊連忠字此是王伯之辨然聖門所以必言忠信者又不是只怕人信而不忠蓋亦怕人忠而不信世有一等人心實無私而力量未足外反或遺漏此又是學問疏密之辨學者所當致力雖忠而不信也叫不得忠然分看卻是二件

書內孔疏襄九年辨分野云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徒以相傳爲說其說不可得而聞之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按孔氏不作斷語最是愚意此必由歷

代星官占驗而得之如某宿有變其驗恆在某國遂定以爲此國之分星蓋非一人一代所能定也其理亦本不可解所謂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庶幾得之若唐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恐亦近穿鑿　左傳襄九年遇艮之八一句孔疏云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周易以變爲占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此固是矣然傳只云遇艮之八而不云艮之第二爻是八亦未免蹇澀　查地圖山西河津縣是祖乙居耿之耿與解州臨池相近左傳所謂沃饒而近盬也觀此則殷之河患乃在山西

廿六孔疏襄十一年作三軍云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强弱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鞌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惟三卿帥之此說甚明然復依鄭氏泥詩公徒三萬一言謂僖公時已有三軍自文公以來懼伯主之令軍多則貢賦多自減爲二軍然其作其舍不見於經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生出許多葛藤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使盡爲臣此處文法亦甚蹇澀大意是言叔孫只取子弟不取父兄比季氏只得一半孟氏只取子弟之半比叔孫又只得一半若無昭五年傳則此處幾不可解　又秦后子十里舍車終事八反亦蹇澀

十二年疏因什吏二字知習十人置吏異於周禮五人爲伍之制最細　師曠論衞出君與孟子腹心手足之意一般春秋於此亦只書曰衞侯出奔齊然有以警其君而無以警其臣畢竟可疑　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齊陳乞本無其心必書曰弑正可與此同參　襄廿一年疏云杜解地邑自爲其例言在者指知其處言有者以示不審此例最好

廿七孔疏襄廿二年御叔以臧武仲爲聖人云此聖字與周禮知仁聖義忠和倘書惟狂克念作聖睿作聖詩人之齊聖皇父孔聖諸聖字一例看最是　襄廿五年楚蔿掩

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賈逵以爲此九事是賦稅差品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以下以次而重如周禮一易再易不易之意杜孔雖不用其說然疏內仍詳載之蓋左氏之旨雖未必然然亦可見土田當分等則從古而然　然明謂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子產喜其語而其告太叔則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吾於是歎子產之善用言也蓋愛民而惡不仁爲政之道無出此矣而非思則愛惡或至於偏觀子產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及處子晳子南之際豈漫然愛惡者哉其

得力於思深矣　程鄭降階之言本屬善言然因其平素偃蹇知其決不因學問而思謙退故曰不在程鄭必是勢窮而然

廿八襄廿七年傳云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疏云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以爲後人之法觀此則知禮記所述不必皆三代之制亦有春秋卿大夫所行而仲尼采之者　宋之盟叔孫以違命貶雖有小是不錄杜預之說最是而疏闡之亦最明　晏子云在外不得宰我一邑句解云若出亡在外雖吾一故邑尚不得主之況邶殿乎此說甚是疏以宰訓爲以外謂在邶殿之外覺費

解　孔疏解大雅小雅云小雅所陳皆小事也大雅所陳皆大事也王道旣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又云正雅與二南同時故曰周德之衰杜注云衰小也言是周未盛大之時蓋杜注以季子之歎是歎正小雅服虔劉炫則以爲歎變小雅杜似長　亥有二首六身孔疏云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亦異於小篆　蔿子馮之戒懼也而其子蔿掩至於被戮襄二十年且掩又非不賢者甚矣權勢之不可戀也此叔孫昭子所以致歎於高彊也范

武子之戒譽鄭公孫黑肱之貴而能貧有位者不可不三復　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蔽湫底以露其體疏解之曰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則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修令修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亦所以散其氣也此一段可與寬猛相濟之理同看而太史公自敘所言蘇子瞻御試策所論皆偏矣

又露其體下即接以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疏云神隨形
而盛衰既露其體則神識亦漸此又可味
廿九閔申豐論旨穴疏引鄭康成云國之失政君子知其
大者其穴知其小者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
寒所聚不取其冰則氣蓄不泄結凝而為伏陰雨水而伏
陰薄之則凝而為雹詳載申豐之言以著藏冰之禮不可
廢其實雹不是盡由冰亦政失所致也吾於是知所謂不
賢者識其小者執其之一隅之見而未知道之大端然道未
始不在此也又於此知古人之燮理陰陽周密無遺　觀
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知季氏之巧於卸罪欲名實兼

收　女叔齊之論儀與北宮文子之論儀淺深不同而各極其妙　叔向論鑄刑書孔疏有二意其前則曰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穆王作呂刑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其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聽其時事議其重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其後則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莫之能革以爲覯之不可一日而無律

也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奕世相承知國為吾土衆實
我民不生貪賊之意故得臨事議罪秦漢以來長吏以時
遷代長民非久已所若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
不得不任法以齊之此又是一意前說勝愚常云律可
為例不可定前說正是愚意

三魚堂日記卷五終

三魚堂日記卷六

戊午下

吳江後學

十月初一閱孔氏解三墳五典不偏主一說及解裨竈所以陳災婺女則皆云非吾徒所能測絕不穿鑿最爲得體疑相忌之際爲禍最速觀於欒高陳鮑之事可不懼哉子產爲鄭乞之事此與邲之戰孫叔敖初則南轅終則曰窮我亦八同之無我昭二十一年魯待范鞅十一牢據疏因十四年魯人失禮爲鮑國七年遂致范鞅之怒其後哀七年吳遂徵百牢一失禮遂無有底止益歎子產

之善事大國 叔孫穆子不肯行賂於樂王鮒昭子不肯行賂於范獻子同一正氣 晏子論和同政云說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疏亦不言豉為何物疑卽今之醬豉疏謂急就篇乃有鹽豉秦漢以來始爲之 昭二十一年梓慎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注云二分日夜等二至長短極然不言日夜等長短極何以便宜日食孔疏亦不甚明 孔疏子太叔論禮條下云旣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旣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明故變文言因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避耳此可想古人換字之

法又太叔云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疏云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此意亦最精　左傳后夔有子伯封此與堯舜之朱均同　昭二十九年孔疏論重黎烈山只援引經傳絕不武斷最得不知爲不知之意初三借得鈍翁類稿三十二卷至五十卷內有王西樵傳名士祿[illegible]進士乙載其所作僞詩傳論略云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僞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爲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

小異道生敘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書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於楚李維楨為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鄉閔應賓者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偽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亡眞贋漢藝文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並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為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於西晉安得至今猶存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

手者按西樵之論最有功於詩注載之集中亦最有見余向固疑之然未知其出於豐坊也　鈍翁集有云公伯寮親與七十子之列而敢於毀季路邪和叔本程門高弟而遽誣宣仁以附紹述之說比例固好但察雖史記列弟子中而家語無之未可定爲弟子也即使果弟子矣或在七十人之外而未必在七十人之內即使在內矣而或在執贄以後叛其師友或在執贄以前未聞聖教皆不可知古事遼遠難以臆斷也　又陝西提督李思忠墓誌銘云本朝用薄板五六寸作滿字其上以代簿籍每致片輙用牛片貫之謂之檔子　又爲文文肅公震孟之子秉字孫衍

作墓誌云秉所著有定陵注略先撥志始烈皇小識甲乙事案欲向其子點字與也求之又云文肅係文衡山之孫彭之子

初四赴李學士天馥酌同席新選武陟縣鄒象雍言吳伯成之在無錫也其最有力量處在盡遣前任倶那各官回去蓋其時適逢康熙九年以前錢糧停徵遂力稟上臺凡赦後錢糧那觧赦前者但行查免而浮報其數以作部費遂得允行此其最有造於地方者也而其性豪侈所空亦不下數萬用術以脫身至今尚未補完至其聽訟無一虛公者一日可了百十件所謂才者如此又言吳國對之提

學也狠耤爲從來所未有

初六施愚山來投制并送詩一冊其詩頗有古人風非尋常月露風雲之話張老師曾贊其人洵不誣也

初七葉訒老來會言及皇輿表云此書因爲期太促未能精核近得吳任臣十國春秋又加考正然未確者尚多若遽加須刻遺笑後人其害猶淺若後人不知奉爲信史則其罪大矣須啓奏更加考訂乃可刻耳此眞君子之言又言薦舉中湯名斌施名閏章品行之高又言張幹臣之苦節

初八閱孔疏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奔鄖又奔

隨疏云鄖都在江北睢東王走西涉睢又南濟江乃入於雲中知此雲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又云隨義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也鄖江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吳師猶向在楚更東來奔隨國者蓋謂楚與隨有恩謂可保守故也今按一統志德安府治唐爲安州春秋時爲鄖子國鬭辛爲鄖公即此則此鄖在楚都東北矣又鄖陽府鄖縣古麋國則又在楚都西北矣又荆州府有鄖城在府城南二百里楚昭王時所築則此在楚都西南矣又似與江夏無干又沔

陽州景陵縣則古之江夏雲杜然又在楚都東南而非西南未知孰是孫北海據沈存中說謂楚子入雲是江北之雲恐難信但沈氏定以江北之監利景陵江南之公安石首爲雲夢此則近之大抵此澤在江南者迤而西在洞庭之右在江北者迤而東與洞庭遙對矣胡三省通鑑注據漢陽志云雲在江北夢在江南見威烈王三十三年鑑斷　定九年晉車在中牟疏疑此與論語之中牟當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中牟最是定四年辨豫章在江北而非江南之豫章亦是　哀公元年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杜注云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孔疏云方十里應有九百夫而止五百人者以井衍沃牧隰皋之法推

之二牧而當一井蓋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爲五百夫矣最精細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之說最害義注疏從穀梁而排公羊最是　覩董安于不能免於晉萇宏不能免於周春秋之末至於如此可歎　陳乞僞事高國一段歎世途有如此險巇轅濤塗之譖申侯又不足言矣可畏哉　古書之參錯也如一黃池之會國語則吳先晉左傳則晉先吳一敬王元王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則以爲敬王崩左傳敬王崩在哀十九年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之二十七年世本則以爲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

崩帝王世紀依世本而作貞定王元王亦立此但可傳疑難武斷也　孔疏言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與麟相類故為感也杜以獲麟之義唯此而已而深譏公羊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之說若謂麟應孔子而至則邱明子思孟軻荀卿皆尊崇孔子之德何以不言此說最大雅　哀廿七年傳云君子之謀也始中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注云所謂君子三思此不是始中終皆舉只是一思　孔疏衛在汲郡朝歌文公遷楚邱成公遷帝邱則在東郡濮陽則朝歌已為狄有後又入於晉然疏未明言

初九柯翰周來會言初七見厲舉諸人會於眾春園有

以嫚詩緘封呈汪苕文者衆止見其結句云杯盤狼籍辭巢由文人輕薄之習有以自取可不畏哉　閱邸報工部題七月內碭山縣石將軍廟及蕭縣九里溝等處黃河沖決愚前過宿遷見河流淺溢謂將來河之決必在宿遷以上不幸言而中

初十會葉訒老適翼王在坐訒老言魏環老之不可及云今大僚入與滿臣言事則唯唯惟謹出則盡歸咎於滿臣環老則不然與滿人言未嘗苟同出而對人言則亦不諉罪於滿臣此眞是大臣之用心又言黃太沖學案嫌其論吳康齋附石亨事不辨其誣而以爲妙用不可訓又稱陽

明之人品功業翼王言其論良知之偏訒菴言人能如此做去亦好余言依良知之說恐入於禪訒菴言今若有窮禪客亦妙此皆有感於時而云然然訒菴論學微主陽明予因初交未敢深言尙有待也借張瑤泉文集而反　前八月十九曾魏環老出其㥄李名恒恍試卷閱之文甚懇摯余因言及白折價一兩五錢太重魏云始定價時部中援舊例倘不止此再三搜尋乃得一兩五錢之例此似失於詳審凡事尙可循例米價隨時不同豈可循例且亦非部中所能遙定必應令督撫照時價報進而部中權衡之乃爲妥當

十一將孫山之陲居存錄發兩僕抄其書頗有發明故全錄之集內有王山遺響一種則皆雜記其山居之事此二書殊可不作雖春風沂水亦足見賢者之高致不必瑣瑣著述至五六卷之多也所謂王山者在泰和縣東南七十里其始名義山晉華陰王子瑤修道於此仙去亦名子瑤山唐貞觀中長安匡智與其姪亦修道於此山仙去故又名匡山唐末有羅韜字洞晦者建匡山書院於其麓黃勉齋饒雙峰嘗講學於此　王山遺響內有一條云居茅屋中每從搜覽之暇默坐觀心焚香一炷雖本體照徹不得遽信覺山空人靜諸緣屏退點塵不到精神收拾透爽快

然又其序云建我師祠以俎豆薛胡羅高四先生則其學大抵微近於梁谿　又一條云姚南王公云孔子曰無知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姑就初學所及言之使從此透入必透到水盡山窮處乃可夫單提良知既為後人所疑而姚南又淺覷良知提出無知知水盡山窮從何下手此說得好　又一條云水簾洞（王山中洞名）天半路斷始以梯升纔則登石而上然空中階級意在速成根腳不平未及旬日雨過則崩程子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又稱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腳更好嗟嗟夫心之所之曰志學者立志當以

君子自待以希賢希聖希天自期最不可薄視此身隘視此心掀天揭地全在脚跟否則便小有成就亦非大規模久則且如風中草任其披靡如水上萍聽其飄蕩做得一分便損一分做得一層便壞一層予是以因山徑之既成復傾不能不與學者求其所以立脚所以栽根此一條最警切不可不猛省夫康節猶空中樓閣也而況不如康節者乎　又一條引孟我疆山居詩云門外一川水亭中數卷書眼前多少事誰道是幽居須知此事是何等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又一條論做詩云後生纔得科第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

李杜撤下許多好人不學卻去學薛談此等議論大有益學者 其序云貧山別號諫止遊畋一疏直與宣公奏議並垂在經筵命之講經則陳說無餘命之賦詩則辭以小道不足為恭寶錄云其文集總名肅菴此係抄本雖有其目而尚未全其文氣頗弱內有合刻薛王語錄序云非文成之異於文清而學文成者之異於文清此似涉調停語又有合刻胡敬齋張古城兩先生集云二人皆餘干人張有陸學訂疑未知張為何名序言其劾李孜省僧繼曉遠貶景東又云饒雙峯亦餘干人楷墨鮮徵 張吉守克脩見三元考明成化十七年辛丑進士

十二閱質山集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可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捉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質山云樂者即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爲境遷爲物撓爲慾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塡胸滿臆非用一番功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眞樂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本集注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質山有自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

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吾才又云言孔顏樂處即知思孟樂處皆足補集注所未及　又肅齋疑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內自訟好德如好色顏曾漆雕開仲弓子路南容儘足以當之何云未見質山答之有二意一則云夫子所歎未見或偶以此勉人或有所感而云非竟以爲空谷足音一則云夫子生平無一日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歎者尚不能以信諸己安能以信諸人此又是就其極而言當合看末又言此仍非必不可幾之事誠能從內自訟激起由勉歸熟安知不將旦暮遇之尤妙　又一條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亦有和平之

失此非若實體認者不知　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實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足羽翼程朱　又與熊青嶽書云若提明善三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於吾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　又與羅先生未詳何人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闢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孫北海學問淵深所梓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高存之四先生學約俱有不謀而同者按此則篔山所推重者此二人而已

又有一書言朱儒語略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予所取於贊山者正在於此人能勇於從善如此天下有何事哉使象山有此心則必無無極太極之爭使陽明有此心則必不執良知之說必不為晚年定論之書今人挾一偏之見恥屈於正論多方以求勝孰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者乃在於能屈耶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卻紛華靡麗之習乃區區整菴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學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之乎 竊思日求去過而過不能去者一則起於欲根之未盡一則起於氣習之未除一則起於見識之未真

十三初將小學示學生因看立教篇內則一條歎古人之教必防之於未然必使之以漸進所以教無不成又因此條內有二十博學不教句歎今之少年以謀食之故未及二十俱已爲師誤已誤人其害不淺

十四閱張賫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雖不是兩箇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卽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吝爲器小爲執拘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爲而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卽此自命爲經濟之人其論最快正是今日用人對病之藥

十五與學生講小學明倫篇內子事父母一條想見古人一團愛敬之意融結而出分不得某處是愛某處是敬

十六會黃俞邰問杜氏釋例亦云未嘗見云王魯齋有論語考證馮名雲驤之尊公宦於金華有其抄本又曾刻魯齋集又云江西盧陵黃瑞節有朱子成書載在通志前朱錫鬯所買參同契注即成書中一種也又云江寧何楷有古易訂詁最好　與學生講小學見禮記說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夫苟訾苟笑與登高臨深一樣可不畏哉

十八會高郵王亮士言漸總河先挑海口之非蓋與潘季

馴以水刷沙之法相背謬又言治河如治獄未有不治而能安者今則不患無治之之法但患上下之掣肘部中之銷算既刻而內外之陋規又難除若使主計者能如劉晏造船之法則河不難治矣又言河勢隨時不同看治河之言必考其年月又言高寶之河是淮水入海之舊道高家堰是梁武所築之堰　此二意想是亮士臆度之言　因借其所著疏論彙歸集　會孔君聲之弟言包內光景云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可謂切中又曰多買漢人而虐使之此累某必墜之道

十九汪若文來言吳俗禮教之弛禮既不行昏祭則家自為禮喪禮則迫於律而又廢壞已極又言儀禮有子娶有

服而律無之今人奈何不從律而從禮又言昌黎闢佛而子厚崇佛永叔闢佛而子瞻崇佛子固闢佛而介甫崇佛此皆文人欲自成一家不欲爲同之意此則太薄視數子又言北宋之學有三介甫也子瞻也伊川也在當時皆甚新故學者宗之介甫之學未幾即亡子瞻之學行於金伊川之學行於南宋至元虞伯生歐陽元吳萊宋濂之徒則會而一之此段亦說得是但云伊川之學亦以新而爲學者所宗則失言矣至言元人合二家爲一則似其自道翼王言苕文之攻歸元恭也因其望重有傾而下之之意其攻錢牧齋也亦然又言訒菴亦有此風近則漸近於道

矣　赴宋大司寇酌張能麟米漢雯李念兹同席

二十閱王亮士疏濬末議一篇此篇專論濱海形勢即導淮九則中海口一條之意而此言之特詳大意言北至廟灣南抵泰州二三百里是即所謂范公堤名場場分即於上按地分界亦猶自淮及揚高寶各分界於其中也東為鹽場竈戶居之西為民田惟民種之捩堤內有大河名曰穿場河沿河各立場分各有石閘洩水入於運鹽港河以達於海是則各場皆有海口矣當年范公造堤之義有三一為不開穿場河則場分隔絕鹽觔難於轉運一為高寶與鹽下河一帶直達鹽場上下瀰漫毫無阻隔土水易洩

涓滴不留則民田盡成陸地而海潮泛漲斥滷倒入則苗稼勢必枯焦又慮水壅莫洩故各造石閘以達港而入於海是卽所謂運鹽各港河也考前朝祖制自范公堤外皆係草場惟供燒煎不許禾稼是以不厭海潮故范公惟於堤上開戶各立水籬而不問閘下之港與河也今草場既於前朝變價以充邊餉則在官之草場盡爲各竈之私產開墾耕刈盡屬禾苗雖欲不實爲築壩不可得矣倘惟議開復而不議建閘以時啟閉非持平之論也又云地脈田壅而豫而揚至海而盡此舊說也若海中大勢必至黑洋方爲大海其色深黑而味苦若其出海千餘里雖則茫然

無際實則非可横行之地菑耕牧之地至通泰與鹽而盡其未盡者分沙五支直入大海之中凡千餘里所謂五餘沙也潮長則洋洋湯湯茫無畔岸潮落則沙壅土漲深不容尺其沙土堅硬更甚鐵石海船可載數千斤者必遠而避之惟沙船底窄可以掉臂其中其船即因沙以得名故海口之開無與於疏防又云若淮黃會而東趨則淮聚於安東對面之馬邏建義蘇家嘴新溝口柳浦灣五大險工一帶處所入海欲於對岸開一支河以殺河勢又懼有傷安東必築高堤以固之

廿二閱王亮士戊申上明公書云築歸仁集等堤鳳泗淮

揚民情僉同若議築翟家壩一帶決口則盱泗等州縣必爲力爭謂與彼地不利查嵩歷年間潘季馴築塞高堰決口之後盱泗皆樂豐年載在潘公中竝泗州鄉紳常三省疏中若非當年毅然震怒將常三省力行黜罷高堰石工焉能告成而不意彼地奸人利於私販又將石工未及之處復行盜決以致貽害若此也又議用災民供畚鍤云細心分別壯健定爲一工派於泥水險要地面每日照六分定例日給米四升銀二分婦女及老幼定爲一工派於高原地面日給米三升銀三分如其人力微小則量減銀二分若夫疲癃殘疾雖不能責其力役之用而實可課以㓊

索賠糴之工亦止給以米二升銀三分所有節省銀米存爲犒勞壯健鼓舞工作之費夫役不必遠調而自集災民不必賑恤而共飽又云苟得其人而任之必假之以用舍之柄濡之以持久之計裕之以錢穀之資與之以便宜之略重之以生殺之權而斷不可拘牽之以文墨猾亂之以議論限劝之以程期恐動之以詰責始可漸次以期其功倘決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功用一錢而必俟估計以銷奏拔一人而必拘資格以注冊罪一夫而必待奏審以施刑欲求不成立奏此必不得之效

廿二校對黃山語錄因其論好名二字予竊思好名亦不

可一例論愚不肖之人惟恐其不好名賢智之人惟恐其好名出處取予惟恐其不好名學術政教惟恐其好名又饋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愚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之者程朱重主敬則又是敬以貫之此當互看饋山語錄上卷云學問止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爲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何從說聖賢言語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生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

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尤足見其體認之細

廿三校對簣山語錄因思博施濟衆修己以敬二章一是順說一是逆說合看可見體用之妙　簣山論典試分房所急者在植桃李而非有以人事君之心切符今日之弊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亦說得斟酌　因簣山之文思辭章之學雖非儒者所尙然篇章句字各有其法亦格物之功所不可少看程朱之文何等精妙文冗弱而不振者亦是格物之功未至

廿四閱學蔀通辨見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因思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皆是心學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分動靜象山陽明則竟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略及於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則一樣　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影指理在心內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　辨有明之理學較宋更難以陽明之功業高劉之節義皆天下所信服如順風而呼故辨之尤難

今人見陽明之功業便以議之者爲刻不知管夷吾之

在春秋是何等樣功業孔孟只以一小字一畀字斷之安得以其功而信其學哉且陽明卽有功亦不過在一時而以朱子爲楊墨以孔子爲九千鎰其得罪在萬世吾豈能爲之解耶

廿六看張江陵作呂豫所名調陽墓誌云公爲人外溫而心辨中毅而貌和於事吶吶不輕爲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爲異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寥寥猥小曹參而卑丙吉然則虞廷云寅恭者非耶按江陵之賛呂公者如此而其身則殊不然蓋呂公之爲人亦非中正之道也又作楊虞坡墓

銘云李郭無文韓范無武此似譽之太過又作軒轅問道頌述廣成子之言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淸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此似非刪書斷自唐虞之意大臣告君不宜及此　讀其辛未程策論治不主更張而主綜核綜核二字是江陵本領乃惡更張而遂病孟子之法先王而取荀卿之法後王則過矣

廿七學生問伯夷伊尹柳下惠與楊墨同異愚因思夷尹惠是中道上之偏楊墨是中道外之偏譬如三間廳夷尹惠皆在中一間但略有所偏若楊墨則偏在兩旁著壁去了　又見簣山語錄云曾點之樂是日月至焉之樂顏子

之樂是三月不違之樂但有生熟之分皆是實見與虛見不同此亦看得最好

廿八會富平李天生名因篤樸實君子也叩其所學極留心程朱嘗纂輯大全或問業引存疑淺說謂之四書五刪又言顧甯人亦住富平其學亦尚程朱近日所續日知錄多論學之言與前刻不同　從左襄南處借得吳志伊春王正月辨三篇大意謂春秋自主周正若周禮則以夏正雜周正詩歌所咏則如今人稱攝提孟陬等語不泥昭代時令安得以周禮豳風而并疑左傳春秋諸書乎又謂商周改時月秦改歲始不改時月亦不得強合而一之以致彼

此交疑其言商亦改時月者則據梓愼云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漢律歷志云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陳寵云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有此數據則殷之改時改月可知書之言惟元祀十有二月者今子月耳即位宜於歲首而不於歲首未踰年不應改元而改元則夏忠商質亦難以周禮證夏商也若夫秦則改年始而不改時月以閏月爲後九月史記確有所據而文頴顔師古輩泥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爲正月若史家所載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日本稱則又拘矣其論甚辨然

吾謂梓愼陳龍之言或以夏周之時月而遙推商之時月亦未可知難定謂改月商周則同踰年改元商周則異總之古事難以臆斷也　孫北海禹貢考謂碣石現在永平未嘗淪入於海此似其獨得之見夏彝仲禹貢合注亦未之知也　思禹疏九河當時必更有蓄洩之法蓋河者不可不分亦不可分者也不分則勢盛而易潰分則流緩而沙淤故分亦決不分亦決者也禹既疏九河必立蓄洩之法如今之閘坐然水大則通之以殺其勢水緩則閉之而勿分其力三代以下守其法所以無河患後世廢之則潰決而不可爲矣愚因潘季馴之治河而悟及於此　于鱗

咏古詩有因知沮溺用卽社稷臣二句最好又雜興詩有云馳驅名利場無駿不駑駘亦名言也

廿九會葉訒菴歎今世不講於禮又言熊孝感閑道錄雖刻自以有未慊處不多刷印亦見其虛心借黃太沖雜文二冊而歸　會王亮士余問何以欲分黃答云非分也暫分也而卽合猶閘河之有月河耳不暫分則河勢盛而淸口之淮不能出又問縷堤答云濱河必須三層堤最近河曰縷堤縷堤之內曰襯堤襯堤之內曰遙堤卽老堤也縷堤襯堤決而不妨決則可以緩水勢遙堤則不可決也又縷堤至襯堤襯堤至遙堤每三里五里則有隔堤隔堤縱

而三堤橫有此隔堤則橫堤雖決不過決在此三里五里之內而已又問斗門漾水壩及閘之別曰通船者曰閘如閘而狹不可通船者曰斗門闊而淺不下板者曰漾水壩又曰禹貢先治水而後定貢道今則貢道先定而後治水所以難又言翟家壩至今未塞

三十陳子熟來會言幾亭書惟明儒統未刻又有李衛公李忠定張江陵三先生合集亦未刻高子遺書板則在南都不可問矣　閱黃太冲文知山陰之學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二語故朱子分八條目而山陰則以誠意爲了義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

朱子以主敬置八條目之外而山陰則以誠意當主敬

太冲與姜定菴書云致知之知乃澄然未發之體因觳觫而不忍因乍見而惻隱此知之已發者吾之所致者在澄然之體由澄然而發見發見者無所容吾致也噫如此說則朱子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如何解乎　辨學術異同若在經書文義上辨之則彼此膠轕葛藤無已矣且舍文義而單論下手工夫則得失自見

十一月初一聞變

初二出京

廿九到家始知二弟又於十月二十九日亥時遭變矣嗚

呼痛哉弟生平少卓然之志臨終乃井井遺言以衰絰斂又戒家人勿遽出柩俟我兄歸視嗚呼吾弟臨沒乃惓惓於父兄如此此一念雖聖賢□□孝弟豈有外於斯哉己未二月初十係弟百日補記

三魚堂日記卷上六終